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5期）

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经贸关系 走向的影响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0年10月

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影响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 15 期）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15期

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影响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影响

报告人：刁大明
2020年10月28日

目 录

- 一、 大选的总体态势
- 二、 大选的结果预估
- 三、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可能影响

大选的定位

- 非开放式选举
 - 在任者优势：27/43；10位未能如愿；过去50年三位
 - 选举人团制度的扭曲：第五次

- 疫情背景下的选举
 - 2008年的改变？2016年的愤怒？2020年的同理心？
 - 关键选民的偏好变化
 - 邮寄投票问题、注册率问题

-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的选举
 - 360度：从“怎么看”到“怎么办”？
 - 结果或关乎对华政策调整的节奏

特朗普 vs 拜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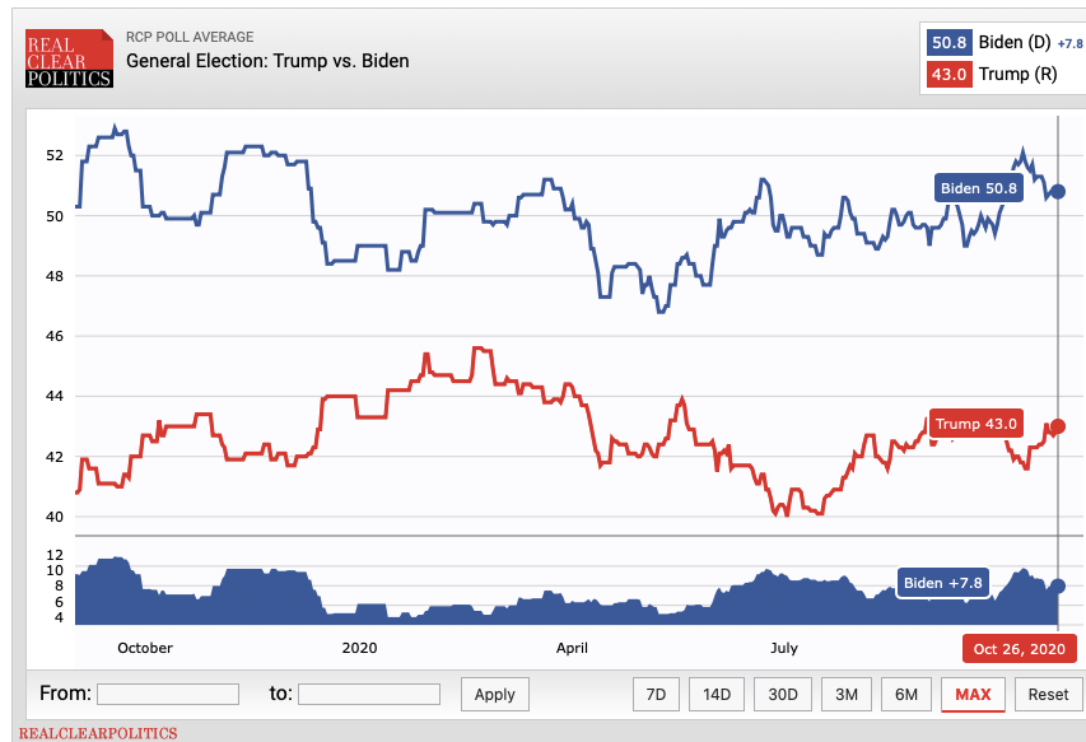
□ 特朗普：

- 四年来低迷而稳定的民调
- 疫情防控不力没有导致崩盘，但的确拖累
- 经济与就业议题上仍然被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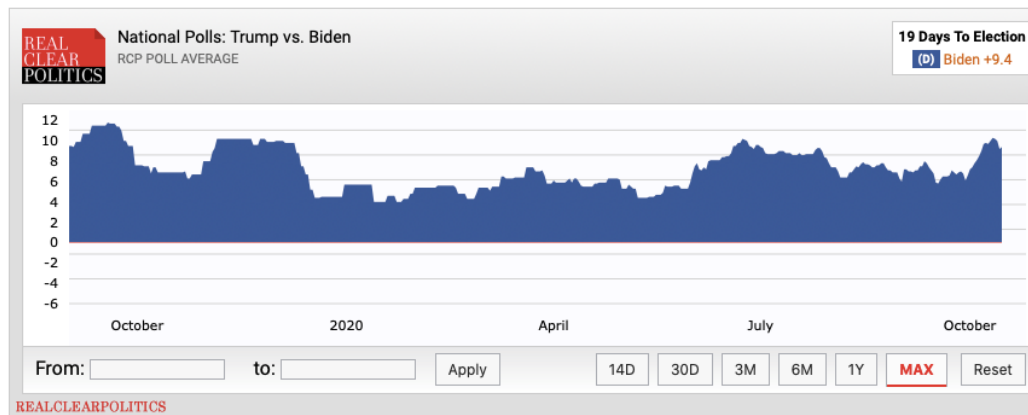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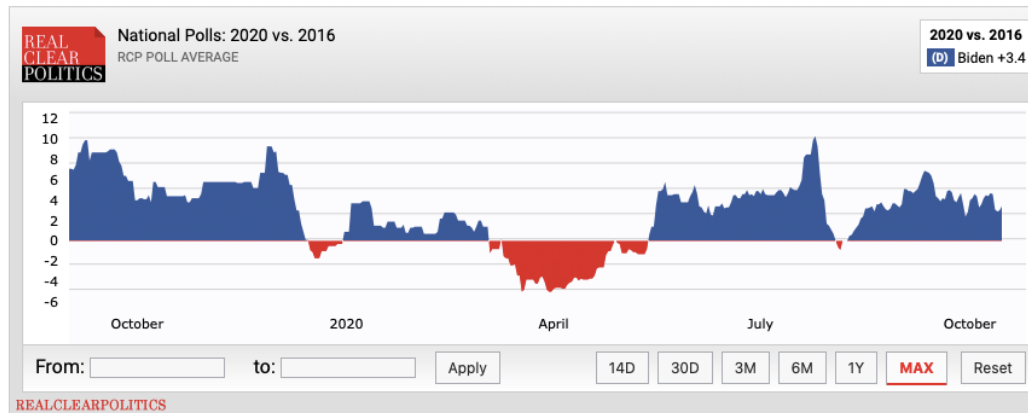
□ 拜登：

- 任务型候选人
- 支持者中的逆向反对者（2/3? ）
- 需要稳住非洲裔？

全美综合民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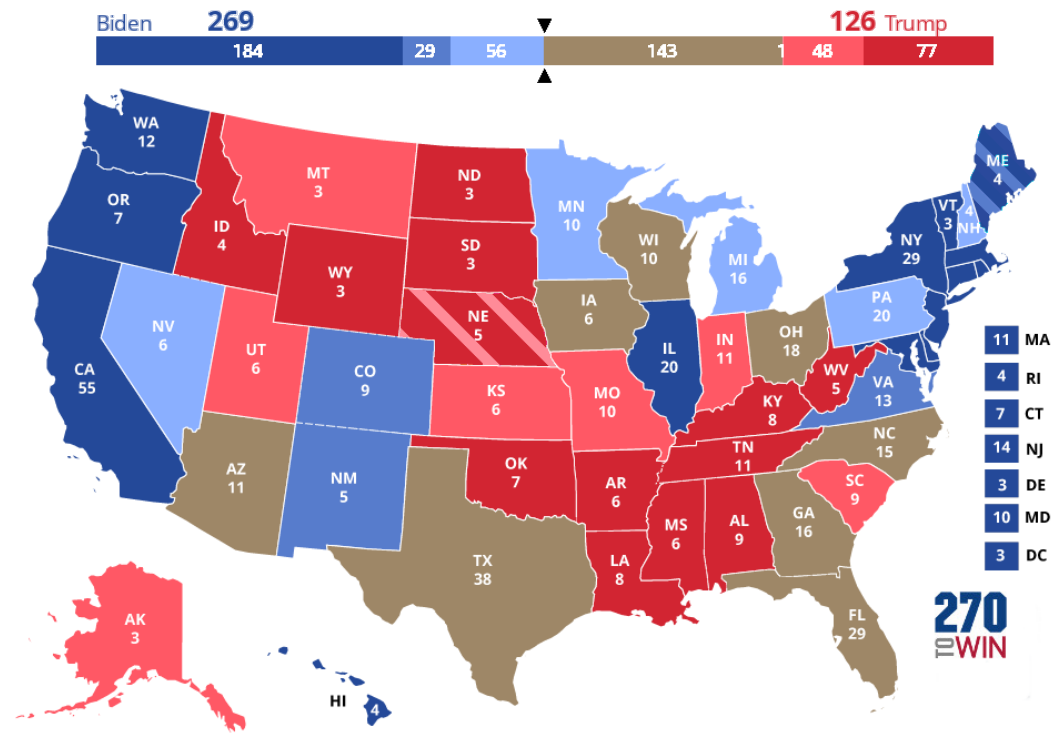
- 拜登参选以来就在互比民调中领先
 - 领先幅度较为固化：近半年来是6.3%到10.2%之间
 - 自身也可保持在50%以上
 - 希拉里在2016年时都达不到
-
- 特朗普确诊导致差距扩大
 - 10月12日+14日之后差距略微收敛
 - 但仍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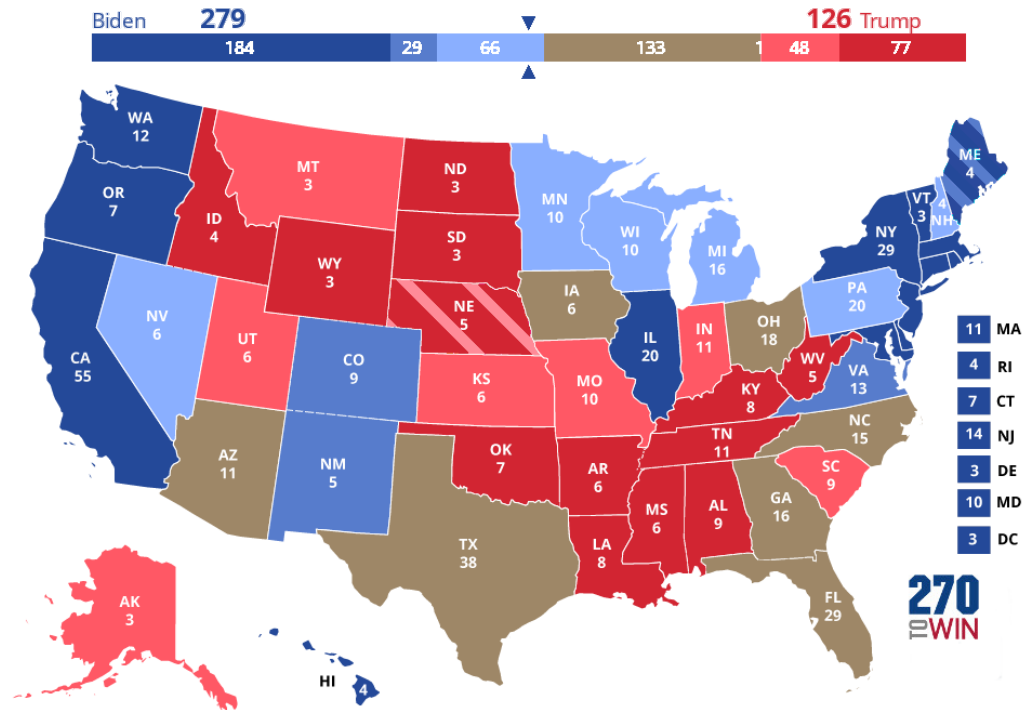
关键州走向

- 目前有八个州两人综合民调差距在5%之内：
- 拜登领先：WI（4.6%）、AZ（2.4%）、FL（1.5%）、NC（1.2%）、IA（0.8%）、GA（0.7%）
- 特朗普领先：TX（2.6%）、OH（0.6%）
- 可能存在的几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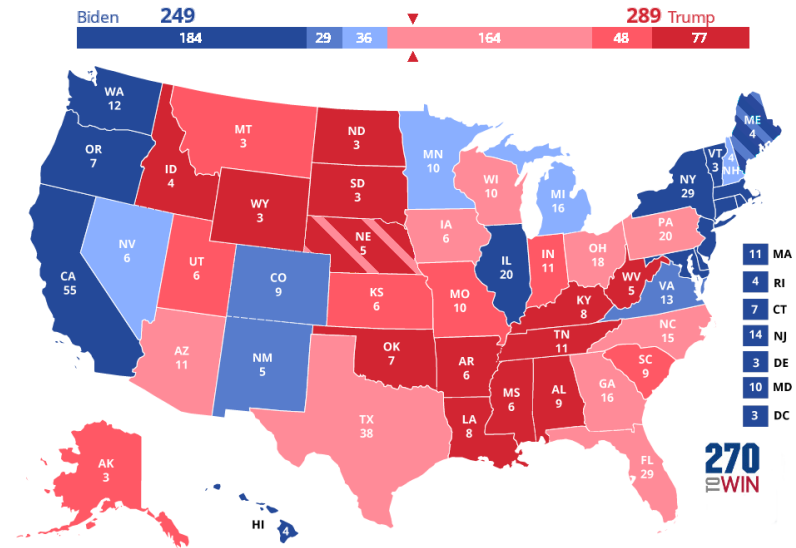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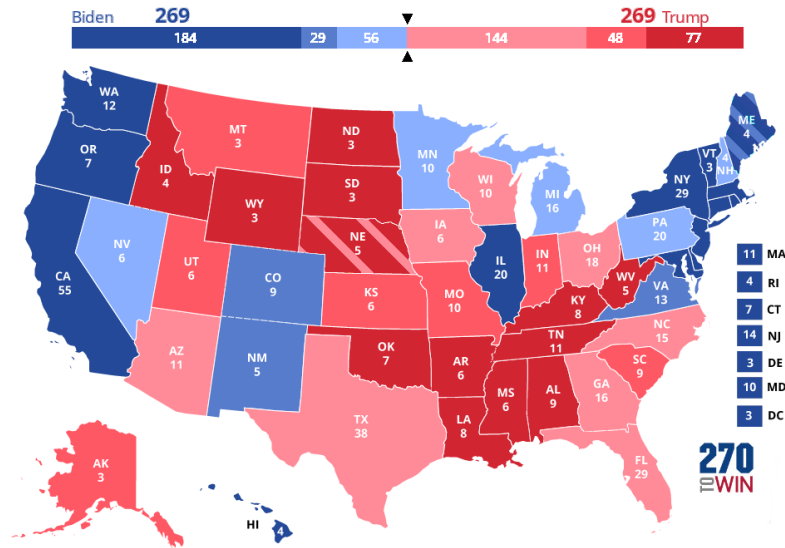
如果不计入所有5%以内差距的州，拜登一步之遥



如果不计入所有3%以内差距的州，拜登已小幅胜出



特朗普必须赢得所有摇摆州才有机会？



选后争议？

- 11月3日是否有结果？
- 是否会出现计票争议？
- 《1887年选举人计票法》：安全港条款
- 共和党州直接制定选举人？
- 11月3日-12月8日的“选举时段”

- 联邦宪法第20条修正案：2021年1月20日
- 意外情况：身故或不可逆的无法履职

- 争议与突发事件改变结果的可能性较小

选举周期的影响

- 如果出现拜登胜选，特朗普在最后任期会做什么？
- 有可能转向稳定，考虑卸任后的安排
- 有可能进一步施压，敲定“遗产”？

- 加大力度执行第一阶段协议？
- 针对国有（金融）企业制裁？
- 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国债（议题联动）？
- 继续制裁相关科技企业？
-

新政府的影响

- 总体对华的判断：
 - 特朗普：
 - 进一步对抗性的大国博弈
 - 全领域脱钩
 - 从破到立的围堵/遏制
 - 拜登：
 - 利：可预测/以中国接受规则为目的
 - 弊：意识形态/恢复盟友，对华规锁或孤立

	特朗普	拜登
经济	1、承诺10个月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 2、创建100万个新的小型企； 3、通过税收优惠和惩罚性举措来保住美国本土就业岗位（这取决于是否能控制国会）； 4、未来10年，支出1万亿美元进行基建，大力发展5G； 5、通过市场竞争降低医保成本。	1、对富人和企业加税，对中低收入家庭减税（取决于能否拿下参议院）； 2、提高最低工资，赋予工人更多权益； 3、加大对清洁能源投入，加大基建投资，拟推出2万亿基建计划； 3、加大对低收入群体保障性住房的工业，加大对住房信托基金的投资； 4、完善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
财政	继续保持目前财政赤字水平，也会着眼于压缩财政赤字，压缩手段主要是压缩奥巴马医保支出。	必须压缩财政赤字，速度比特朗普削减更快，压缩手段是压缩军费投入。
贸易	1、坚持对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 2、继续按美意志推动WTO改革。	1、不支持使用关税武器，但也关注“不正当竞争”问题，倾向于通过团结盟友向中国等“贸易政策滥用者”施压。2、加入CPTPP，或重提TPP； 3、加快美欧、美日自贸谈判，形成排华的国际贸易新格局。
能源	1、继续放松对传统能源开发的管制； 2、加大对清洁饮水和空气的政府投入，于他国在清洁海洋上展开合作。	1、发起清洁能源革命，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清洁能源经济，对碳排放进行合理定价； 2、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可能会寻求国会批准）； 3、承诺美国不迟于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 4、要求上市公司在运用和供应链中披露气候风险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5、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
移民	1、组织非法移民获得美国纳税人支付的福利、医保和免费教育； 2、驱逐非公民帮派成员； 3、摧毁人口贩运网络； 4、禁止美国公司以较低成本雇佣外国人，保护本国公民就业； 5、要求新移民必须具有经济上自给能力。	1、肯定移民对美国的贡献和价值； 2、恢复家庭团聚计划； 3、终止特朗普对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歧视行签证和移民禁令； 4、终止特朗普的隔离墙计划； 5、调整特朗普对H1-B签证的削减政策。

	特朗普	拜登
疫情	甩锅中国，发起疫情诉讼，索赔。	认为特朗普应为抗疫不力负责；开展防控合作。
贸易	1、继续设置贸易壁垒，坚持对华“贸易战”； 2、坚持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并在适当时机要求展开第二阶段协议谈判； 3、在于其他国家谈判中加入“毒丸”条款。	1、贸易战对美经济无益，特朗普已输掉贸易战； 2、不再续推第一阶段协议； 3、实施有条件的自由贸易； 4、升级现有贸易规则，要求更加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条件、环保、竞争中性等。这些条件对中国较为“苛刻”。
科技	1、更强调对中国技术封锁； 2、继续增加实体清单。	1、在防止中国“盗取”美国技术的同时，更加强调美国保持绝对领先优势的方法主要应通过加强对国内技术研发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实现； 2、发挥美国在国内研发机构、大学、人才储备方面的优势。
金融	1、中资企业退市； 2、金融制裁； 3、汇率操作国。	通过长臂管辖，打击金融“腐败”，对中国施压。

拜登在经贸政策上的可能倾向

- 以规则主导者身份参与或重建亚太、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架构。
- 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确保以多边贸易框架为自身利益服务。
- 重视结构性问题：将在国有企业待遇、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与采购、知识产权等议题上发难，指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 不会轻易取消特朗普政府的关税与制裁：在关乎国家竞争力的领域，将继续关税与制裁手段；在其他领域，将以取消关税或制裁为条件要求我方接受其他条件。
- 不会推动“全面脱钩”，但会在高科技领域采取“小院高墙”策略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 继续将通过重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逐渐减少对中国依赖，强化美国的竞争力与领导力。
-

中美关系前景

- 最大的区别是：
 - 特朗普连任：未来四年将彻底形成对华战略
 - 拜登当选：未来四年极可能继续调整

- 四年的窗口？
- 需要底线思维：不抱幻想，不仅仅针对共和党

- 避免“新冷战”，避免过早战略摊牌
- 有自己的剧本，至少是有自己的节奏
- 特朗普连任，管控危机；拜登当选，修补关系
- 寻找新的平衡点/止损点

谢谢！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美国大选结果大预测、大选结果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影响几何？——

CMF 经济学家、中美关系专家联袂解析

昨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15 期)于线上举行。百度 APP、凤凰网财经、财经杂志、WIND、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逾 110 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影响”，经济学界及中美关系学界知名专家毛振华、岳晓勇、倪峰、陈琪、刁大明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代表论坛发布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就以下三部分内容展开：

- 一、 美国大选整体发展态势；
- 二、 对美国大选总体结果的预估；
- 三、 美国大选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首先，报告指出，此次美国大选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此次大选是一场非开放式的选举，但特朗普并未占据较大的优势，其连任之路并非想象中的顺利；二、疫情影响了此次大选的主题和关键州的关键选民，同时也打乱了传统意义上对选举的判断。一方面，疫情之下，同情心成为选举的主线；另一方面，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会加速对华战略调整的节奏。

其次，报告认为，选举结果仍有悬念，但特朗普连任难度更大。特朗普近年来民调虽然保持稳定，但 40%的选民支持是否能支撑其连任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拜登方而言，拜登支持者中有近 2/3 是所谓的逆向反对者，但特朗普支持者中有近 3/4 是真的支持特朗普。尽管拜登具有民调优势，但能否转化成有效选票值得考虑。如果两人的差距在 5% 以内就算为摇摆州或关键州的话，目前有 8 个关键州，最终能否拿下宾州等关键州也是一个看点。除此之外，在一州定胜负的情况下，选后也可能存在争议。

最后，报告就选举周期对中美关系和中美经贸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就经济方面而言，如果拜登当选，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特朗普出于家族企业利益的考虑，会转向稳定，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二是在最后两个多月的任期内，特朗普会进一步对华施压，敲定所谓对华竞争的遗产，这种可能性显然更大一些。如果特朗普连任，很可能会延续之前的对华政策，会进一步推进对抗性的大国竞争，甚至会搭建联盟，进行从破到立的围堵。

拜登在经贸政策上的可能倾向有：1、以规则主导者身份参与或重建亚太、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架构。2、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确保以多边贸易框架为自身利益服务。3、重视结构性问题：将在国有企业待遇、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与采购、知识产权等议题上发难，指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4、不会轻易取消特朗普政府的关税与制裁：在关乎国家竞争力的领域，将继续关税与制裁手段；在其他领域，将以取消关税或制裁为条件要求我方接受其他条件。5、不会推动“全面脱钩”，但会在高科技领域采取“小院高墙”策略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6、继续将通过重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逐渐减少对中国依赖，强化美国的竞争力与领导力。

和特朗普相比，拜登最大的利，在于他上任之后的可预测性更强，并且态度会相对缓和。至少不会是像特朗普这样，有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感觉。而特朗普的“弊”在于，他会更加强调所谓意识形态因素。

就科技领域而言，拜登可能不会在全领域进行脱钩，但是在关键领域会保持警惕，甚至采取科技脱钩的方式。科技战保持高压态势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就贸易领域而言，拜登会以规则主导者的身份参与或重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等，推动自贸组织改革，通过多边框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然，无论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连任，一开始的重点肯定还是放在美国国内相关议题上。如果疫情不得到有效的控制，可能也很难恢复经济。总之，短时期内对华贸易政策不会松动。如果特朗普连任，过去四年的具有冷战感的对华策略将会彻底成型。如果拜登当选，未来有可能会继续进入调整期。中国应该利用好这个窗口期，进一步夯实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或新的执行点，让中美关系稳定到一个新的平台上去。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

首先与会嘉宾对美国大选的大体走向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爱尔兰共和国前大使岳晓勇认为，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拜登当选的可能性要大于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但是要考虑选举投票后出现的选举混乱，疫情导致提前投票，也造成邮寄投票增多等情况，理论上出现误差的可能性就增多。

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非常极化，极化到支持拜登的人、支持特朗普的人，都不愿意听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情况。在美国这次竞选中，外交不是最主要的议题，但外交中，中国是最重要的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倪峰认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不能只盯着华盛顿，要深入到美国田野中去。特别是考虑到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中人文交流中断之后带来的后果等，我们在观察选举时，只能依靠民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对中美问题应该持有一个较为谨慎的态度。美国对华态度短期难以逆转，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二是意识形态的矛盾重新回到了主流。

就政策而言，一方面中国要有底线思维，不要抱有幻想，不要高估经济和利益的互补性有多大的筹码；另一方面，国内和平化建设也需要好的环境，需要获得更好的选择或者发展、缓和的机会。

他还认为，对中国来讲，拜登当选对中国长期来讲是不利的，短期是有利的。拜登属于传统政治精英，传统建制派，如何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会更关注和他的盟国关系，会拉着他的盟国选边站，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核心因素。短期来看，拜登在动作上没有那么极端，不像特朗普近乎疯狂。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琪认为，民意调查和理论分析都是分析大的趋势，而非小概率或偶然性事件。他认为这次选举的主基调依然是“愤怒”，同时未来的一个礼拜不会出现特别影响选情的巨大事件。也就是说，大概率的事件基本就是拜登当选，影响选举的小概率事件也不会发生。如果是胶着的状态，极个别的选举人票决定选举的结果，那么这次选举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麻烦，甚至有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宪政危机。

之后，与会嘉宾对美国大选的结果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采取应对性政策展开了讨论。

岳晓勇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对中美关系以及战略环境的认识。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调整不是特朗普开始的，是奥巴马开始的。当前这种强硬的对话态势在今后若干年，美国可能不会变化。二是，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仍要做客观分析。中国并非此次大选的主题，但外交政策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

在直接对华关系方面，他总结了四个会对拜登产生影响的因素：一是前政府（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所形成的惯性，二是美国对华的消极舆论和政治形势变化已形成政治正确，三是美国各个产业界对华战略竞争意识增强，四是疫情和经济恢复压力。

由于中美关系已经涉及美国内外政策全局的问题，所以拜登上任后很快就会有新动作。一是在意识形态、重大敏感利益问题上要有一个基本政策定位，二是考虑对话和双方的交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一要坚持底线思维，二要坚持合作共赢，走和平发展道路。

倪峰认为，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根据其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五条对华政策，可以总结为两点：1、“脱钩”；2、“追责”。如果拜登执政，对华政策的系统性和总体性压力会上升。当然一些重大问题冲突的剧烈性和特朗普相比，会有所减少。

他认为，当我们拉长历史时间来看中美经贸关系时，可以考虑意识形态、物质利益、地缘政治三条线索。在中美交往史上，这三条主线不同的组合构成了中美关系不同的阶段。地缘战略是本质问题，是零和博弈问题。经贸问题仍然是连接两国关系最重要的纽带。

就政策建议而言，首先要以稳定、协调、合作的导向，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双方在政府层面的对话，这会对管理矛盾和冲突发挥正向作用。其次是该合作的地方合作，用这种合作来对冲竞争和矛盾。在经贸议题上也应该有所行动。

毛振华认为，第一，坚持寻找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利益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我们要加大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加大经济金融上的开放力度。第二，要寻找在国际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国际组织重构的过程中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国内还需要有更底线的思维，包括补短板，加大供给侧改革，节约等。中国要做好自己的改革，做好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的世界合作。

陈琪认为，经贸有可能会发挥三个作用：一是促进中美关系，二是稳定中美关系，三是抑制中美关系。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大的情况下，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的空

间非常有限。其次，即便特朗普没有连任，到明年新总统上台之前还有 80 天左右。特朗普有可能会制造一些新的遗产，这个新的不是继续原来强化的中美经贸的对抗方向，有可能会往回收，也就是他要为自己以后着想，要在中美关系当中有点个人做生意的空间。最后如果特朗普连任，也会容纳更多的建制派进来，中美经贸议题合作空间有可能会打开。

毛振华：强化底线思维，以更大的开放合作避免对外脱钩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5期）上的发言

一、不可低估美国打压中国的决心和行动力

2015年，我作为中国民间智库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美国智库机构访问；2018年9月，作为一个半官方的智库代表团的一员，我再次访问美国。两次出访，我感受到了美方态度的巨大变化。基于这两次出访经历以及持续的研究，我认为对于中美问题一定要从两个方面保持清醒认识——“不可高估”和“不可低估”：不能高估中美之间经济互补的重要性；不能低估美国打冷战的决心和行动力。两年前我就持有这个观点，但是在那段时间社会主流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是一个非主流的观点，但是如今形势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判断，成为了主流观点。

当前，我对中美之间形势的预判更加保守，认为要做好应对更困难局面的准备。美国已经借疫情做了与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评估了没有中国参与的美国经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测试”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没有根本上的依赖，同中国的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问题的核心只在于美国需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去替代。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美国大选的选情分析。最近几年，我同美国的一些朋友关于美国选举也有持续的交流，他们认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是，虽然美国的建制派、传统精英仍然坚持其传统的政治正确，就一些问题遮遮掩掩不愿公开表态，而特朗普说出了很多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是当年特朗普能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情况当前仍存在。基于这个原因，美国选情才有分析的价值和必要。也正因如此，即使民调落后、甚至比较大幅度落后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有当选的可能性。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即便像特朗普这么糟糕的总统也能够有稳定的支持率。

无论是谁当选，中美关系的短期走向是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为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了遏制中国的共识。这一共识基本没有什么反对者，此前的亲华派现在也都变成了反华派，一些知华派也变成了漠视中国派。所以，当前形势的这种变化在短期内逆转是很难的，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

1、中国经济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2、意识形态的矛盾再度成为主要矛盾。

在历史上，美国经常把意识形态当做一种手段。此前我访问美国，同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交流时，他们举了两个例子——美国发起的韩战和越战并没有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这就是美国所谓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判断一定不能低估意识形态矛盾，尤其需要反思近年来一些内部宣传内容引发美国社会误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中国应尽力维持“斗而不破”，避免陷入新冷战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把中国当作兼具当年的苏联和日本特征的对手，认为中国是它历史上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已经是美国社会的共识。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不要对美国抱有太多幻想，不能高估中美经济和利益互补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也没有真正独门绝技的领域，美国人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获得的产品并没有那么多。但美国在高科技等领域对我们封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前“黑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的行为并不可取，而且这方面过于乐观的宣传，对民众、对社会、对决策层也是一种误导。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环境，此前对这种特别困难的情况并没有预期，特别是在全球相对和平的年代遇到这种困境。

面对困难，我们要努力发掘一些发展或者缓和的机会，那就是保持中美斗而不破的共存格局，这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中国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快于美国的。2018年的时候我就表明了这种观点，中美竞争中时间窗口是我国成功的关键。中国现在和美国决战，就像17-18岁的青少年和一个40-50岁盛年、壮年的人决斗，一方是年轻气盛的，另一方是老奸巨猾的或者说经验丰富的，这时候决战，青少年的胜率肯定是非常低的。但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30-40岁，人家是60-70岁，谁输谁赢一目了然。争取时间窗口，延迟和美国决战时间，能够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大利益。美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美国打算下大力气去打破这一局面，加速中美脱钩。

这种想法中美双方都清楚，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核心是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一个做法就是创造中美联系的宽松环境，即便在中美政府关系完全中断，没有官方联系的情况下，民间还是有很多联系，比如说商界、文化界、科学界等都会有一定的联系。在中

美两国政府交恶情况下，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进行限制，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宽松的环境保持民间沟通的畅通。

中美长期的竞争非常复杂，我们不希望出现极端情况。从历史来看，即便美苏矛盾在当时看似无法缓和，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也没出现实质上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果中美走向热战，那么格局将变得非常危险。当前中美竞争的策略都是阳谋，有利于双方的选择大家都清楚，但如何化解对方的“阳谋”，仅靠信心是不行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寻求出路。

三、拜登当选短期可缓解部分外部压力，但长期来看对中国并不利

具体到谁当选的问题，我认为拜登当选虽然短期内可能缓解中国部分外部压力，但长期对中国是不利的。

短期来看，拜登并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近乎疯狂、走向极端，所以拜登当选后对中国来说短期内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机会。而特朗普当选则很有可能继续走极端，并且特朗普的策略并没有什么章法，短期对中国的压力会更大。不过，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对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意义不大，毕竟我们是长期执政很有底气的政权，迫于压力的妥协和让步是不可能的。

拜登属于传统政治精英、传统建制派，他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会更注重缓和与盟国的关系。这也是美国此前打冷战的重要战略，如果美国不能拉它的盟国同中国一起脱钩，美国单独同中国脱钩对美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达不到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拜登当选之后会加快美国同盟友之间关系的缓和，这一点对我们的伤害反而是巨大的。

面对非常困难的形势，我们仍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国际上行动。中美问题症结在美国，但是决胜的关键在它的盟国。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化解美国同其盟国之间的共同意志，尤其需要加强同欧洲以及亚太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和经济体在很多层面上并不是和美国保持一致的，我们能找到很多机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外交上要注重“求同存异”，谨慎处理各类宣传口径，尽量规避对内宣传可能带来的外部风险。

四、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寻找共同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中国和美国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短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代中国的地位。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要扩大中国市场的

吸引力，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更高质量的开放也是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能应对上一轮的 WTO 谈判后存在的一些冲突和矛盾。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资企业在金融上有了新的动作，资金也有向中国、香港流动的倾向，借此机会我国可以加快金融的开放。我们此前对美经贸方面的工作应当进一步梳理，做得很好的要继续坚持，能够改进的要做出变化，适当让步。总而言之，在经济上加大合作的力度，对延缓“脱钩”、缓解中国严峻的外部环境、促进中国企业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第二，要寻找在国际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我们有时候一讲多边的概念就是反美的概念，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我认为，这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经贸关系上，很多国际组织由于美国不断地退群压力都面临着重构。但在重构过程中，我们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是组织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斗争，搞两大阵营。经贸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每个国家利益的界限并不明确，要防止这种集团化的斗争，应采取比较有效的灵活的方法。

第三，从国内宏观政策来看，要坚持底线思维，要加大供给侧改革，完善国内的供应链、产业链体系，加大资源节约力度，适当降低关键技术、关键环节的对外依存度。

岳晓勇：关注大局走向，坚持底线思维， 促进平等对话

岳晓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世情研究中心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岳晓勇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5期）上的发言

一、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不到6天，如果一切顺利，美国将产生新一届总统，世界许多国家都很关注。美国大选发生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和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之下，美国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都是巨大的。现在离美国大选已经很近了，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拜登当选的可能性在增加，也不能排除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一些分析认为，如果没有疫情，特朗普的连任可能性更大，但疫情冲击打乱了特朗普竞选计划和共和党的竞选策略，他们在调整竞选主题方面，效果不好，企图淡化疫情，打经济牌；后来又加上法律和秩序议题；还希望从中国和国际问题找突破口；同时竭力找丑闻，挖黑料，很多办法都使用了，民意调查的支持率上不来。2016年和更以前的美国大选多次出现过民调不准现象，加上有些选民不仅对民调，对电视媒体采访也拒绝，认为都有偏向。最终结果还是要看实际投票。

在民主党方面，核心是避免2016年的失误。2016年就像当年戈尔和小布什竞选一样，出现了希拉里·克林顿普选票占多数，选举人团票少数而落选的情况。根本原因还是竞选动员不够，没争取到一些摇摆州，影响全局。一般来说民主党的投票支持者集中在纽约、加州等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和沿海地区，共和党支持者多在内地、南方和农业及资源州。美国选举制度也很特殊，你在一个州有简单多数就可以全额拿这个州的选举人票，再多了反而浪费了，因此支持者的分布也很重要。投票率也很重要，传统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在50%上下，比欧洲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低，这一次据分析投票率会上升到60%到70%以上，这是历史上少见的，一般来说这样对民主党有利，但在疫情下两党都在作最大的投票动员，情况还要看。有人观察美国大选，往往把欧洲和其他国家的选举做简单的比较，但它们是很不一样的。欧洲很多国家是比例代表制，比如德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二战后和冷战后实行代议制和选举的国家，10%的票意味着你这个党在议会体现10%的议员，得30%的票就体现30%的议员，造成选举完了各党还要谈判做联盟才能执政。美国的情况是赢者全拿，各州的选举人团票还不一样，这就造成普选与选举人团票的差异。

还要估计到在选举投票后可能出现的混乱。疫情造成提前投票扩大，邮寄投票增多，理论和概率上出现误差的可能性就增多。一个可能是打官司，有可能打到最高法院，另外可能性是出现乱子。也许到了投票日后几天或更长，出不来结果。无论怎样的情况，投票日后特朗普行政当局者有 80 天左右的执政。美国现在国内政治非常极化，极化到两党基本支持盘的人，都不愿意听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情况，不愿意听到对手的任何竞选演说；还有一股相对独立的民权力量反映在“黑人命贵”等运动中，以及日益强烈的身份认同群聚多样化趋向，这些也会产生影响，都要估计到。

二、近些年美国的一些势力在国际上大搞单边主义、霸凌和保护主义，加强对华打压，中美关系受到严重破坏，给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带来新的严峻挑战，也给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局增加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形势变化，要冷静分析，保持定力和自信。在经济发展上，加快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当前挑战的重要布局，表明中国最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中美关系在维护这一环境中占很重要的位置，美国大选给我们观察其变化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们世情研究中心曾对特朗普可能连任做过一些分析，下面从比较宏观和战略角度提几个趋向。鉴于民主党如果上台，将是在共和党占据白宫 4 年以后，这里对拜登政策分析相对多列举一些：

其一，美国经过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两任总统，加上大选年的变化，对华关系调整朝全面竞争和强力规范制约方向走的趋向已确定。奥巴马政府启动对中国的“战略转向”，特朗普时期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对华出台大国竞争战略，确定为“竞争合作”关系，可见未来美对华强硬和竞争趋紧会继续，两党策略和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本质不会有变化。特朗普在国际上搞“美国第一”，混淆是非抹黑中国，威逼其他国家选边站队，渲染与中国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采取一系列步骤打压中国，这对美国的形象和利益也都带来损害。拜登竞选中曾表示中国是主要竞争者，不是威胁，这种提法与现在所看到的有何实际不同，要注意他上台具体怎么做。

其二，美国一些势力塑造了一个虚妄错误的中国叙事，制造“超级中国威胁论”，这是没道理的。中国成为美国大选中的最突出对外政策问题，这是前所罕见的。美国国内社会民粹、右翼、保守和激进自由派势力，以各种方式从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战略

到发展模式等把中国描绘成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造成威胁的国家，比苏联还严重。一方面把中国往苏联和冷战式威胁上套，另一方面又给中国戴上“国家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帽子，抹杀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成功道路，将中国渲染成国际社会的对立面。10月初皮尤中心和美国战略和国际关系中心的民意调查报告，声称美国多数民意和世界不少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种所谓舆论变化有双方缺乏了解的因素，也有美国一些势力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而抹黑中国的因素，美国社会一些势力对中国的偏见、误解误判也很严重，把美国国内的矛盾国际化，向外转移国内压力。疫情甩锅是很典型的一例，有的把美国经济上的诸多问题，如赤字、债务、失业等也归责中国。

其三，中美关系的多重性多面性会进一步显现出来。美国大选有一个作用，竞选人竞相显示对华强硬，但也有舆论称，中美关系很难用简单方式来描述，它是一个多面体，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关系，比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要复杂丰富得多。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参与和国际秩序的融入，也要比苏联更加广泛深入。归根到底，是美国能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和平发展的问题，一些势力完全以偏见傲慢视角看待世界大国关系变化和中国发展，无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以及平等对话和参与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而以美国单方意愿和政治需要来锚定，这是很危险的。

其四，美国国内对中国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方针和实践受到世界普遍肯定，美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打压政策。朝野军政商学各界在大选中不断有人签名来反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国巨大发展的现实和机会摆在那里，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国与其他各国一样，主张通过平等对话与合作来共同应对全球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用好合作共赢的机遇；同时中国也将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美国欧洲一些智库列举了医疗与公共卫生、气候变化、能源、市场等应该加强与中国对话合作的领域，认为要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前高盛资产管理主席、英国经济学家、金砖四国理论发明人、英国财政部副部长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在最近 BBC“针锋相对”(Hard Talk)里强调说，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疫情大流行以来的各国对应，中国在许多方面做得是成功的；长期以来西方特别是英美“盎格鲁·萨克逊方式”或“全球资本主义结构”需要调整，旧的世界金融秩序不可持续。他还列举中国与其他

东亚国家和地区等所做的经济与疫情应对方式,说明要超越旧式冷战或意识形态思考方式,来看看当前西方“盎格鲁·萨克逊方式”与“东方方式”的区别,包括中国在内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国家干预等做法有可借鉴的地方。不要简单用传统的制度不同来片面和简单否定中国的治理方式。在应对疫情上,中国使用了许多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法。吉姆进而讲,“盎格鲁·萨克逊方式”典型的就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但现在欧美要认真考虑市场失效和加强国家干预问题了,进入“新商业方式”(New Business)时期。金融市场、长期利率表现等都说明目前还有机会。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

三、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开放、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是美长期基本政策,解决好经贸领域中的问题并形成中美应对经贸问题的合理方式,对中美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轨道十分重要,这需要平等对话,双方相向而行。

(一) 介绍一些情况。总体外交方面,有可能成为拜登国务卿的布林肯(Tony Blinken, 拜登国会办公室主任, 副总统国安助理和前副国务卿)10月18日接受CNN专访谈外交政策时,认为拜登会强调恢复美国世界领导作用,看重谦虚和自信,加强盟国的合作和美制度的优越,积极应对科技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将对中国“保持强硬”,但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上与特朗普有“根本不同”,中国对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甚至外交上带来“上升的最大的挑战”。但美要避免贴标签和自我实现的预言,美中存在“敌对、竞争和合作”多方面的关系,要使这一关系按美国的条件进行调整。特朗普从世界舞台撤下来,放弃了价值观,帮助了中国,减少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吸引力。新的政府将加强对美国自身和美国工人的投资,这才是对付中国最好办法。拜登的政策纲领,强调加强国内团结,消除政治极化,弥合社会分裂,凸显温和稳定与可靠的执政态度,同时也突出加强人权和体现美国价值观,促进美国世界领导作用和盟友团结,强调通过国际机制和联盟实现目标。这些都将在对华关系上反映出来,形成更系统的对华政策调整态势。

(二) 从欧洲观察,也有一些情况。10月以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等专题分析拜登政策走向,指出拜登执政的主导趋向是实用主义,重点在通过国内政治力量协调达成务实的政策目标,风格上不刻意显示个人强烈的执政新思想,而是突出协商。认为拜登面对的美国形势与奥巴马时期也有很大不同,疫情对经济打击沉重,公共债务将很快超过美GDP的106%,贫富差距拉大,成百万的长期失业者,企业破产增加,数字技术带来

激烈的毁灭性创造，美国的国际信誉严重受损；民主党整体进一步左倾，公众分裂剧烈，普遍担忧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的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有可能在社会正义名义下发生深刻结构性变化，要求国家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一个内外难题都很重的局面。他有可能更优先关注内政，加强抗疫纾困，推进经济刺激计划，确保增长。会推进更积极的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加大公共开支，对熟练工人放宽入境签证，大致保留现有保护主义措施；对美长期性结构问题如社会保障制度危机、债务、财政赤字等，暂不会轻易触碰。其政策基本思想是市场的。

认为三种力量将影响拜登执政：其一，新冠病毒疫情及其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2020年美国经济预计将萎缩4%，恢复不会容易，促使贫富差距和社会进一步恶化，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普遍更加困难，旅游零售等整个行业面临重组，联邦财政赤字将达GDP的16%。资产价格高启。财政金融宏观调控余地都有限。其二，民主党内左翼的牵制。党内初选时，主张大幅增加联邦开支的桑德斯和沃伦获票达1/3以上。虽然87%的美国人仍支持市场经济，但党的政治趋向整体更加左摆，会谋求在新政府任职，不在乎政府扩大借债，提出医疗卫生体系国有化，确保人人有工作等激进主张，民调显示民众比以往更担忧气候变化和中国问题。其三，国会牵制。即使这次民主党获得两院多数，以在参院有51到59票多数来算，对拜登也会有牵制。众院民主党有100名以上都是温和派（“新民主党联盟”成员，克林顿创建），参院任何大的改革或开支税收法案都要两党支持才可能通过。

拜登的应对主要有三种方式：国会立法、任命官员、总统行政命令（包括加强联邦政府权力与合规）。在立法上，拜登已承诺10年内增加开支7万亿美元，估计国会把它降到3到4万亿美元。这将使民主党扩大联邦权力的意图打折。现拜登所提的增加开支在GDP的3%，拜登初选时的对手桑德斯所提到16-23%。最紧急的是要通过2到3万亿美元的经济恢复法案，其中包括更加绿色（加强电网充电站建设、研发、新能源、5G），短期对州和地方补贴的经济刺激，支持中小企业，失业救济和提高最低工资至15美元/小时等。此法案能通过，第二个是移民和中产者流动性改革（从学龄前到大学教育的国家支持），开支在1万亿美元以上。其他运作如医疗改革和反垄断问题将后置。资金来源主要是税收，称将增收税4万亿美元，实际可能一半，主要靠提高公司税，个人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税率将增加到39.6%，撤销部分特朗普的减税。

任命官员方面，将在国家和政府治理与合规部门，可能较多任命左翼势力，回报其竞选支持。但关键职务不会让激进者担当，财长热门人选可能是经济观点中左的联储成员之一 Lae Brainard，拜登过渡委员会两主席之一的 Jezz Zien，奥巴马时期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长 Sylvia Mathews Burwell，原财政部副部长、联储成员 Sarah Bloom Raskin，商界圈前摩根斯坦利执行副总裁、Alphabet（谷歌）财务总监 Ruth Rorat。估计副总统哈里斯在国家治理和管理改革上将发挥较大作用。

重视运用行政命令。这方面将受到保守的最高法院限制，但也将尽量使用，优先要做的是改变特朗普一系列移民政策，包括对非法入境者的制裁，同时放宽技术和熟练工种签证。不会完全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经贸上对中国会比特朗普缓和，强调与盟国协调一致。皮尤 10 月初的对华政策民调对美上层影响较大（73%的人对华看法负面，较以前明显上升），这会使拜登任何缓和对华关系的举措谨慎，例如对抖音会不那么严苛，但会坚持打压华为，对华高科技交流与贸易严格限制。贸易政策将总体回归，实行“软性保护主义”，包括希望美企业和产业链更多回到美国，“买美国货”，不会急于商签国际贸易协定。经济政策着眼中产阶层和中下层受益，实行更公开的产业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高 1% 收入者的收入将下降 14%，按目前公司分布格局，利润平均下降 12%，但随之而来的将出现美国产业和国内投资结构大调整，加强国家作用，但还不是搞“国家社会主义”。

认为对拜登执政的牵制有三方面。一是党内分歧扩大导致失控，进一步左摆，通过更多阻碍经济商业的法案，更繁杂的法规。二是执政失去势头。计划中的重大法案不能通过或妥协过大，包括加强基础建设和研发、反垄断等和官僚加重。三是债务加重，长期财政状况恶化。美财政赤字会长期超过 GDP 的 5%，公共债务到 2050 年达 GDP 的 195%，国家反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空间减弱。2022 年美联储主席 Jay Powell 届满，有关政策辩论会凸显。从政策遗产看，实现美国经济基础设施更新和推进气候变化是重要领域，其他是更紧迫的经济社会种族问题，挑战很多。

四、综合来看，如果拜登胜选，会有四个影响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前政府推进对华遏制打压政策的惯性。这股政治势力即使失去白宫，还会在社会、国会和建制里存在。

二是美国国内对华消极舆论和政治形势变化。美国国内公众和精英舆论对华消极看法增多，发展对华关系积极声音受到压制，形成两党要加强对华强硬的政治共识和“政

治正确”。加上民主党内左翼影响上升，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也会产生影响。不少智库不是在谈改变对华强硬，而是谈如何管理和运作好这种趋硬的调整。

三是美对华的战略竞争意识增强。美国经济和科技领域一些对华竞争性较大的部门要求国家加大支持甚至保护，继续游说政府加强对华限制打压。其他军事、人文、规则等领域也不同程度有这一现象。

四是国内疫情应对和恢复经济压力较大。冲击是多面的，既可能促使美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难以在外交上很快投入过多。但抗疫和发展经济又需要国际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支撑；全球化逆转和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疫病应对、能源环境和地区稳定等，还有产业链和贸易投资安排，都面临调整，也会继续对世界稳定的发展造成复杂影响。

在此背景下，美国新一届总统上台后，无论谁胜出，国际社会对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霸凌行为等消极趋向仍然要保持高度警惕，要继续反对美在国际社会搞分裂和强加于人；中国方面无疑将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反对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做法。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及其班子对特朗普的外交有许多抨击和批评，对中美关系也说了一些要进行对话和寻找合作的话，列举了气候和公共卫生等重大领域，对此要听其言观其行，关键是否能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以协调合作的方式来处理两国关系和应对差异与分歧。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将继续扩大，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促进合作共赢的重要力量。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平等对话与互利合作增加积极因素，减少和消除消极因素。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个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中美双方应该推动两国关系朝着合作共赢方向走，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唯一正确的路径。归根结底我们第一要保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我国利益，维护世界各国希望保持和平、促进发展与合作的共同要求；第二，要以同样的平等对话、合作共赢以及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来处理对美关系。无论美国谁上台，都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正确看待整个发展中和新兴发展国家在世界格局变化中的积极作用，使中美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也使国际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生存、发展、安全、稳定的挑战，抓住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的机遇。

倪峰：经贸往来依然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纽带

倪峰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倪峰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5期）上的发言

一、拉长历史时间来看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从历史视角来看，已经有236年的历史。按这个长的维度来看，这236年的历史中，决定中美关系有三条基本线索：

1、物质利益的线索

这是中美关系中最久远的线索。1784年，美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启中美关系的历史起点。“皇后号”到中国来干什么？就是一个目的——做生意。所以中美关系的起点是物质利益联系，这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最久远的，源远流长的一条线索。今天，中美战略博弈激烈上演，两国间发生了史上空前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外交战、地缘博弈烽火连天，但是物质利益连接依然是两国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今年疫情以后，中美关系的交恶是全方位的，尤其是疫情以后看得非常清楚。前段时间，贸易战是主轴，打到了今年，中美两国所有的政府、官方联系几乎都断了，连崔大使在美国那边也见不到美国的官员。到目前可以畅通的政府连接就是1月15日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打了三年贸易战，经贸问题现在仍然是两国政府连接最重要的纽带，想起来这个事儿就感觉有点黑色幽默，但这是事实。疫情以后，美国国内脱钩的言论比以前更加甚嚣尘上，但有一个数据也是非常吊诡的，就是疫情以后中美两国贸易额正在恢复到贸易战前的水平。这说明了什么，今年两国的经贸关系仍然是中美关系最紧密的纽带，这是最悠久的一条基本线索。

2、意识形态线索

除了物质利益线索以外，中美关系还有第二条线索，就是意识形态的线索。意识形态的线索比经济形态的线索开始得要晚，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展开。因为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落后挨打，当时美国正开始上升，它带着救世主的眼光看待中国，希望把中国改造成基督国家。我们就发现，在中美关系的早期，美国到中国的传教士比到中国的商人还多，美国现在很多研究中国的著名专家他们的前辈都是那些传教士，就是说美国在信仰上有一种改变中国的冲动，美国社会中总有一种要改变中国的力量，这就是意识

形态因素。可以说在 1949 年之前，这基本是一条软的线索，因为这不是政府一条非常明确的政策。一直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这时候软的问题就硬化，是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美国人讲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美国希望改变中国的期待落空了。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二条线索。

3、地缘战略的线索

地缘战略导入中美关系可能更晚一些，但也非常重要。应该说，美国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待中国是从 1898 年美西战争开始的，因为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菲律宾，成为东亚事务中一个重要的玩家。成为重要的玩家以后，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缘战略的考虑，基本上美国的思路叫“力量平衡”，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玩的是一种力量平衡的做法。上世纪初日本很强，他基本通过中国来平衡日本，冷战开启，美国又用日本来平衡中国。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苏攻美守，美国开始拉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可以说地缘战略考量是 1972 年中美关系改善的基本逻辑。因此地缘战略也是中美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作用也非常关键。今天我们说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但这个恶化的情况其实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在奥巴马时代 2010 年开始就已经有“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再次用地缘战略的思路来应对中国，这是今天中美交恶的开始。特朗普上台后，应对中国的思路进行了调整，将经贸关系作为主攻方向，要打掉中国崛起背后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这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关系的场景。基本可以说，在中美交往史上，三条主线不同的组合构成了中美关系不同的阶段。例如，1949–1972 年中美关系全面交恶，无论是物质利益、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都是全面冲突，这样的组合导致中美关系进入了完全敌对的状态。1972 年，地缘战略线索压倒性的作用促成了中美瞬间走向和解。冷战结束后物质利益的交汇交融与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矛盾的相对平缓使得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

二、大选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美两国在三条线索上都是有矛盾的，如果我们把三个方面的矛盾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两国在物质利益矛盾上解决的空间是较大的，商业关系的本质是双赢，矛盾在于谁赢得多一点，谁赢得少一点，用一句流行语，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而地缘战略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就不是这样了，地缘战略博弈通常就是零和博弈，而意识

形态问题，打个比方说，两个信仰不同的人相处时都有意识地回避这个问题或许还能成为朋友，如果两人要掰扯这个问题，那就永无宁日了。

我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发生了史上空前的经贸战，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在这三个线索里，经贸问题今天仍然是两国关系一个最为积极的线索，虽然在走弱，但这仍然是维护健康、稳定、协调的中美关系一条可能最重要的纽带。

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的政策是会延续的。8月份他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讲了对华政策的五条，总结一下就是两个词：“脱钩”和“追责”。如果他继续执政，这种极限施压的做法是急是缓是需要进一步做观察的。首先是得看当时美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因为形势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其次是看他执政继续以后执政团队是否会做调整，现在团队里有很多极端反华派，如果他的团队做调整，也会对他的对华政策急和缓产生一些变化。

如果拜登执政，我认为他对华政策的系统性和总体性的压力会上升。由于民主党的执政风格，他会要联合盟友，通过全球主义的制度、框架和规则设计给中国的发展设置各种限制和障碍。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冲突的剧烈性和特朗普相比会有所减少。我们知道，特朗普以制造危机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毁伤性非常巨大。如果特朗普没有第二任期，中美关系面临的冲击力会减少。

如果拜登当选，中美关系是否会相对稳定的发展或者说是一个机会之窗？我有两点看法。

第一，今天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这点这两个人基本认识是一致的，但其实这两个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特朗普把美国的问题归结于外部，说美国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外部引起的，中国占的比例尤其的高，他是通过中国来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这好像是特朗普在对华方面的思路。

我们发现，拜登在这个问题上和特朗普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些拜登的讲话，他认为美国的未来不取决于中美关系，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把自己事情做得更好，如果美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就可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虽然他们都认为中国是威胁，但这两个人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威胁的分析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拜登的看法，对于我们处理关系是一个机会。

第二，美国具体的对华政策。刚好我昨天看到一个信息，有一个学者对美国拜登的

对华政策做出了五点总结：

1、拜登当选会采取大的刺激政策，而且会重点放在长期投资上。如果看这个政策，我们看对于中国是不是有机会呢？这是可以讨论的，特朗普是上台以后，强调制造业要回流。我在2017年的时候收到了一个邀请，在中国的一家电子设计公司做讲座，当时我觉得很纳闷，你们这个公司为什么要听中美关系的讲座呢？他说我们现在有不少的美国业务，就是美国强调制造业回流，好像当时富士康想在美国建厂，但他们在建厂时又发现，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外流，工程技术人员基本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了，所有的厂房工艺流程设计，美国已经没有人了。在美国建的这家厂房整个工艺流程需要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在这方面有非常成熟的团队来做，即使美国要把他的制造业转回到中国去，都需要中国的工程设计力量。这是一个例子。

2、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对中美关系是利好还是利空，这还需要观察。

3、气候变化。自从奥巴马上任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合作的点，如果气候变化的议题又回来的话，可以为中美的合作提供机会，从特朗普当政以来的情景看，中美关系基本被问题、矛盾、冲突、竞争所充斥，如果合作的因素回归，可以对竞争和矛盾形成一定程度的对冲。

4、全球主义。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拜登更加强调的是所谓同盟。

5、拜登不会放弃强美元政策。我们知道强美元政策是不利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的，是有利于进口的。这样对中美经贸维持是有一些利多的。

三、对于中美关系的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中美关系要以稳定、协调、合作为导向。如果是拜登当选，最大的当务之急是两国能够比较迅速地恢复双方在政府层面的对话。两国在矛盾冲突加剧的情况下没有沟通管道，是中美关系断崖式的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对话能够开展的话，可能对于管理矛盾和冲突会发挥正向的作用。这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

第二，应该合作的地方要合作。现在基本上中美关系被矛盾、斗争、冲突所主导，而且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这种情况下，如果被矛盾冲突所主导，中美关系一定是自由落体的。我们怎么来对冲？我认为该合作的合作，像全球性议题、气候变化、朝核、伊核。拜登已经讲了，如果他上台，会恢复伊核协议，原来在伊核问题上，中美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点，该合作的地方合作，用这种合作来对冲竞争和矛盾，这方面可能是

需要做的。在经贸议题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点，虽然拜登不希望打贸易战，即通过关税战的方式解决冲突，但在有些问题上，比如在 WTO 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些行动，使得这种对话能够更加顺畅地开展起来，在政府过渡尤其是拜登执政以后，双方要在这些事上有所努力。

陈琪：美大选结果几成定局，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三重作用

陈琪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陈琪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5期）上的发言

民意调查和理论分析都是分析大的趋势，而不是小概率或偶然性事件。后边即使出现突发性事件而导致大选格局发生变化也不是民调出错，因为任何一项民调都预测不了一个偶然性事件。经历了2016年的选举，学术界和舆论界对美国总统选举的民调持怀疑态度的越来越多了。如果这次民调数据与最后大选结果之间太离谱，就更会导致“阴谋论”的盛行，认为是不同的政治力量运用民调来引导舆论，而不是真实地对选民态度的调查。

如果这次民调大幅度偏离最后的结果，这些民调专家、民调机构的职业声誉将面临重大挑战，这将倒逼民调机构改进调研方法。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民调机构的调研也将与时俱进。我个人不是太相信阴谋论的观点，现有对民调数据的调研缺乏明显的客观支撑。当然，民调数据可与专家访谈相结合来预测大选结果可能更为可靠。

由于疫情和中美学术交流的阻隔影响，这次我们不能去美国做实地调研和观摩，但即使去现场也不能得到所谓完全准确的画面。2016年不少中国学者也去过美国，大多数人调研结果也认为希拉里要赢，最后也信了美国智库和专家的判断。即便今天不能进行现场观摩，我们应对民调的科学性有信心。这次绝大多数民调机构是看好拜登的，不是很容易否定的。8个州摇摆州的趋势是什么这不好说，就是因为摇摆州是难以预测的，要好预测早就预测出来了。

2008年美国选举的动力是变革，2016年是愤怒，刁大明博士说2020年是同理心。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主基调依然是“愤怒”，特朗普一直就很愤怒民主党对其总统大位合法性的质疑，尤其是对通俄门的说法非常愤怒，所以他总是寻找机会要捍卫作为总统的合法性。特朗普政府四年美国党争非常激烈，作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佩洛西居然能把特朗普的讲话稿当着众人的面撕了，可见他们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激化线性化了，这都表现为愤怒的情绪动员。我认为这次可不太像是同理心。民主党人甚至部分共和党精英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特朗普拉下来，传统政治精英和建制派特别仇视特朗普的离经叛道。这四年以来，特朗普似乎一直处于竞选状态，2016年大选的阴影始终在左右整个政治

基调。两次大选之间似乎没有间歇期。

还有一个星期大选结果将见分晓了，这之前会不会有变化？我认为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过去一两周里也出现了炒作性事件，希拉里的邮件被公布出来，拜登儿子电脑门的事件也被纽约时报捅出来（虽然是真是假不知道），反正舆论是卯足了劲要炒作，但现在看来对选情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能出现什么样的特别事件可影响选民态度和大选进程呢，除非是打仗导致严峻的国家紧急状态。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战争动员迹象。所以，我们应可做出更明确的判断，即拜登将赢得大选。

如果大选结果表明两位候选人差距甚远，就不可能出现政治争议。但凡选票结果比较接近，出现在误差范围之内，甚至某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决定选举的结果，拜登就比较麻烦了。不服输的特朗普一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制造一场政治上的争议和官司。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的华盛顿政治圈子外的总统，在过去四年里，我们看到议会几乎无法制约特朗普行政当局，美国三权分立的结构失衡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所以，这次如果出现胶着的状态，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也会出现一次新的考验。

经贸在中美关系中有可能发挥三个作用：

- 1、促进中美关系。
- 2、稳定中美关系。
- 3、抑制中美关系。

第一，从现在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大的情况之下，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的空间非常有限。2018 年的经贸战使得经贸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麻烦，成为抑制中美关系的因素了。拜登上台的话，经贸议题仍然是中美的紧张因素。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尽量通过经贸合作来稳定中美关系，这是眼前我们能做的，也是中美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可能趋势。

第二，竞选之后，无论谁上台，经贸议题上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特朗普即便输了，到明年新总统上台之前还有 80 天左右，特朗普有可能会制造一些新的遗产，经贸议题的钟摆可能要往回摆动了。这可能减缓中美之间的经贸对抗力度，从生意人的角度而言，特朗普要给个人留有余地，可能会取消中美之间部分关税。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可能比较少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做这个政策储备。

第三，即便特朗普赢了，他大概率会调整他的行政团队。特朗普的团队人选会容纳更多的建制派进来。建制派进来不太可能完全逆转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对华经贸议题上的趋势，但更多建制派进来以后基于相互利益的对华的经贸议题合作空间有可能会打开。如果是拜登赢了，拜登不大可能会尽力捍卫特朗普政府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因为这是特朗普的遗产，他没必要去捍卫自己对手的遗产，尽管想推翻它不容易，推翻它可能也没有多少好处。

拜登上台以后：1、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可能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它是个行政令，拜登不会受到限制；2、中美双边经贸谈判会按照新的议题结构和维度进行，但并不意味着中美在经贸议题上的矛盾和压力会减小，可能会在新的战场展开。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崇德楼西楼9层
Add: 9th Floor, West Wing of Chong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 <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